

心灵花园

## 歌唱母亲

●王溱

母亲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,深得每一个人的尊重。因此歌唱母亲的作品大量涌现,一代又一代久唱不衰。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倾注了深深的情意,以艺术的形式表达了儿女们对母亲的感恩和厚爱,听上去感人至深。

“你入学的书包有人给你拿,你雨中的花雨伞有人给你打。”这熟悉的歌词,来自歌曲《母亲》。

母亲对儿女的关心细致入微,也正是那些看似不经意的举动,恰恰反映出母亲细腻的感情和对儿女的深切关怀,以至于儿女长大成人,再回想起来时,心里充满了暖意和感激。那情那景,那歌那词,让人联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《游子吟》: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淳朴素淡的语言,情感真挚,没有雕饰与藻绘,毫无夸张与渲染,却散发着浓郁醇美的芳香,让人感受到了诗人对母亲纯真的感情和发自内心的恭敬。

牵挂着你的是母亲,沏茶给你的是母亲;替你拿书包的是母亲,为你遮雨的是母亲,为你擦去泪花的是母亲;你生病了掉眼泪的是母亲,你痊愈了笑开了花的还是母亲……

与《游子吟》同工异曲,歌曲《母亲》是现实生活中母亲对儿女殷殷之情的真实写照。谁没有过相同的经历,又有谁没有得到过母亲的精心呵护?为什么许多人爱唱《母亲》,因为歌词温暖、亲切、质朴。虽没有华丽的辞藻铺垫,却显现着母亲的高尚与高大、光彩与光芒。

母亲是最亲的亲人,然而有些人的母亲只能活在心中。阴阳两隔,更多的是怀念。“天上

的星星不说话,地上的娃娃想妈妈……夜夜想起妈妈的话,闪闪的泪光鲁冰花。”每当唱起这首歌,不少的人会眼泛泪花。《鲁冰花》是一首电影插曲,电影讲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。在电影里面,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,它开满乡间田野,而在花叶凋零后,它会化作春泥保护着花。这举动犹如世间最真挚的爱——母爱,无私而伟大。

鲁冰花在五月竞相开放,像手摇风铃一般,一朵朵小花层层叠叠围在一起。一阵风吹来,鲁冰花随风摆动,如梦如幻,美极了。因为花期过后回归泥土,又因为恰逢五月开放,与母亲节重叠,鲁冰花也被称为“母亲节”。人们唱着它,自然会想起母亲,想起母亲还是在时是如何关心关怀自己,想起“妈在在”的欢乐时光和温馨场面,想起受到委屈经受波折时,母亲是怎样安抚鼓励自己,还会想起母亲为自己所做的点点滴滴。那些情景犹如就在昨天,就在身边。而今,天各一方,每每唱起《鲁冰花》,便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。那泪水里浸满儿女对母亲的思念。

赞美母亲的歌曲很多,这是人们对有养育之恩的母亲的特殊情感表达。美妙的旋律,动人的歌词,有的即便有些凄婉哀伤,但依旧会被人喜欢,被人传唱。那是人们的情感心声,是所有人的共同心愿。大千世界,无论富贵贫穷,还是地位高低,在对母亲的热爱和赞美上,人们会出奇的一致、惊人地相似。因为母亲永远至高无上。

“世上只有妈妈好,有妈的孩子像块宝,投进妈妈的怀抱,幸福享不了。”唱着歌,让我们走向母亲,走向温暖与幸福,走向回忆与往日。不管母亲是否健在,在歌声中,我们会感受到深深的母爱。

珍惜眼前

## 从此时时春梦里

●王优

黄葛树叶旧得不成样子了,积尘的积尘,长斑的长斑,枯黄的枯黄,飘落的飘落,稀疏得连鸟叫声也快兜不住了。长尾的鸟在枝间跳跃,头顶小小的花冠,啞啞之声单调而凌厉,若剪刀开合。被风霜侵蚀的老叶子应声落下,铺开一地金黄。风雨夕,万物迎风起舞;初晴日,落叶随遇而安。

要不了多久,旧叶落尽,新叶初成,黄葛树又将以崭新的姿态盛装驾临。一树新叶一树诗,树上树下都是好看的样子。

雨水节气之后,雨水一直没来。天气日日晴好,俨然有了初夏的味道。有女生着了纱裙,穿了单鞋,脚踝露出来,细而白的肌肤,搅动起不易觉察的柔与美的涟漪。

青菜,菠菜菜,甜菜长得飞快。开花的开花,抽薹的抽薹。晴好的天气,正是晒腌菜的佳期。切成长条的菜薹悬于绳索,接受阳光的晕染浸渍。空气中弥漫着腌菜特有的气息,那是味蕾与记忆在时间节点上的期待与融合,是俗世里最为恒久妥帖的温暖。阳光的手艺,时光的味道,沉闷的日子于是清脆起来。

再抬头,黑弹树上那些颤动于寒风中的钢丝柔软起来,枝头的水墨已渐变成水粉,绿意浮动,隐约成淡烟微岚,轻盈缥缈若梦中的琴音。鸟也来了,啞啞啞,抹了蜜似的,圆润而欢愉。

柳条一天天软起来,绿起来,媚起来。寒风又变为春柳,条条看即烟蒙。柳是春天的眉,眉眼盈盈处,多么温柔缱绻的所在呀,可不容我长醉,即使花间一眠柳下一宿?

贴梗海棠,一树红妆,挨挨挤挤的花朵开得收不住了。每一朵,都令人想起鬓边美人簪,花红易衰,水流无限,也想起他丹心如火,泣血吟咏:“给我一张海棠红呵海棠红,血一样的海棠红……”那天在教室里同学生一起看纪录片《苏东坡》。他说,最好的旅伴不是李白,也不是杜甫,而是苏东坡。学生笑,我亦笑,心里更多了

一层感慨——白发如雪,清绝纤瘦如竹的他呀,正从月色和雪色之间走来,成为第三种绝色。那个心有七分月光三分剑气的人哪,仿佛快要淡化成一帧照片了,嵌在时光的画框里,目光清澈,微微浅笑。

有天落雨,傍晚方停。从窗口望下去,地面湿漉漉。犹豫了一下,依旧下楼去往河边。迎风走,头发衣服齐刷刷扬起,微微有些冷意。行人少,水波动荡,一波波翻涌,极有规律地碎裂重聚,不由想起“澹澹”一词,只觉生动妥帖。

红叶李有些羞羞怯怯,不过两三日,春风一撩,阳光一逗,忍不住“扑哧”一声笑出来,淡淡的粉蔓延开去,到底还是素净谦卑的模样。

又一日雨来风来,李花点点,飘坠如星,散落草丛。行道上,亦均匀地铺了一些。小小的细碎的花瓣,柔美而安静。不忍踩下去,让它们多待一会吧,随风流浪去吧,遂抬起脚,捡花少的地方走。

堤岸上,玉兰擎起紫色的花蕾。暮色之中,一点不起眼,不知怎么忽然想到了“暗箭”,这是冬天射向春天,黑夜射向黎明的响箭吗?

更喜欢白玉兰。仿佛一夜之间,光秃秃的枝干忽而成了鸟的天堂,那么多白鸟乘风而来,赶在晨光熹微之时,将冬天的枯树变得华枝春满。净若清荷尘不染,色如白云美若仙。硕大的花朵恨不得交出积聚了一冬的月光,从此时时春梦里,应添一树女郎花。女郎晚妆新成,霓裳片片,举起洁白的酒樽,笑盈盈邀飞鸟和路人,为春天干一杯,为纯洁的爱与美好干一杯。

温风日日织,软雨细细绣,绿罗裙,翠缕衣,草木扬起一片葳蕤葱茏,温柔地抚慰着落红的轻叹。春天如此短暂,仿佛一声咳嗽,春光就将山这边飞溅到山的那边。春去不必叹,过好当下,珍惜眼前,好时光其实一直都在。你在,我在,爱在,就是最美的天籁。

放了学,刚进院子,看见一副剃头挑子放在门口,一把木拐倚在挑子上,我撒丫子跑,一个箭步越过小院墙,“嗖”一下钻进黄瓜架,忍着闷热,忍着黄瓜叶的小刺拉得脸、脖子火辣辣地疼,大气不敢出,连带刺的小黄瓜撞到了鼻子也顾不上,因为我知道河对岸的曹舅舅来了。

我怕见到曹舅舅,不是因为他是走街串巷的剃头匠,不是因为他跛足,走路需要架拐,是因为他老想做我干爸。曹舅舅是妈妈的姨表兄弟,是姨姥收养的,和母亲没有真正的亲缘关系。但他像亲儿子一样照顾母亲的姨夫姨母,这令母亲感动。有一次曹舅舅来我家,酒酣耳热之际,他说:“你们家老么招人疼,给我做干姑娘吧。等我到了六十六岁,也有人给我包饺子。”曹舅舅年轻时因为家境和身体都不好,没有结婚,所以没有孩子。我听到这话吓得心提到嗓子眼,生怕母亲应允。幸好母亲没有接住他的话茬,这件事就模糊过去,可是我老担心哪天母亲心思一动,我就去姓曹。

尽管母亲没有答应,但曹舅舅认定我是他干女儿,一见到我就“么儿么儿”地喊。每次我都吓得一溜烟跑得远远的,让跛足的曹舅舅望尘莫及。曹舅舅不但心里这么认定,行动也跟上。他经常给我带小玩意,大多是他自己做的木头刻的小人,尽管刷了油漆,可是那油漆斑斑驳驳,捉襟见肘。带花的小辫绳,粗劣的做工昭示了它的来源地。粗制滥造的饮料,包装拙劣的饼干,曹舅舅都很认真地送来,还一再叮嘱母亲,一定要交到我手上,他知道我会躲着他。可当母亲把那些东西交到我手上,它们最终的归宿就是南园子的小墙下,我愤愤地用木棍挖一个洞,把它们埋在里面。

有一次曹舅舅竟然现身我午间放学的路上,放下小板凳,非要让我坐,说他给我烤了红薯。就在他从挑着的炉子里往外拿红薯时,我跳起来跑掉了。第二天我避开小路,从高高的水渠上悄悄瞄着路口,看见曹舅舅正在路口给人理发,赶紧溜进麦子地,像地鼠般一溜烟跑回家。

整个童年,我似乎都在和曹舅舅玩着这种猫鼠游戏。尽管他多皱的眼角和浑浊的眼睛看不出恶意,腮帮子上浓密的胡茬包裹得略带干涩的笑意也只显露出窘迫,可我仍愤愤不平他为什么选我做干女儿,仿佛那是莫名的奇耻大辱。在一次跟姐姐拌嘴时,因为她喊出“你就该去姓曹”,我破天荒一个星期都没有跟姐姐说话。

虽然我从不曾喊一次他“干爸”,他还是按照乡俗,逢我生日他会包红包,买红腰带。母亲有时很为难,可是曹舅舅总是说:“么儿还小呢。”直到我上高中,他没办法说“么儿还小”,只能眼泪汪汪地对母亲说:“你就替她收下,我还求什么?过六十六寿日那天么儿帮我包六十六个饺子就行了。”

母亲对我说时含着泪。我很烦恼听到这些,便扭身走开。

我大学毕业上班的第一份工资,除了留下生活费,其余给母亲买了她爱吃的糕点、喜欢的衣服,剩下的都寄回了家,还嘱咐母亲给曹舅舅送二百元钱。母亲在电话里沉默半晌,说:“你曹舅舅刚过完年就去世了。”我突然想起小园南墙根下的物家,里面斑斑驳驳的小木人、拙劣的头饰、早已坏掉的饼干、饮料、辣条……我默默挂掉了电话。

好吧,曹舅舅。有一刻世界那么安静,仿佛一切都被屏蔽了,我想起了你,想起了你一直盼望的六十六岁寿日的六十六个饺子。

时间碎片

## 剃头挑子两头热

●陈柏清

征稿启事

来稿要求1000字—1500字左右,内容要有细节、有故事、有真情,而且一定要原创,题目、角度、文体均不限。投稿邮箱: zaobaofukan@126.com



扫码关注  
“文化青島”